

HONG SE TAI FENG

红色台风

——记共和国第一次严打

墨非 著

成都出版社

125
210

43589

长篇纪实文学
《红色台风系列·之一》

红色台风

——共和国严打纪实（一）

革 非

成都出版社
1992年10月

(川) 新登字 011 号

责任编辑：赵卫袖（特邀）

红色台风

——共和国严打纪实（一）

成都出版社出版

（成都市十二桥街 3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白马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375 字数：220 千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7-80575-210-9/1·23 定价：5.70 元

海军 4225 工厂印刷

空军报印刷厂印刷

内容简介

八三年八月中旬，被一中央首长喻为“红色台风”的共和国第一次严打布置就绪，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统一行动在神州大地开始。

红色台风席卷全国。

共和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流氓犯罪集团覆灭。这个集团由一批自视为“八旗子弟”的高级干部子女组成，他们之中有影视明星，有体育名星，还有将门之后以及外交官子女，这些人道德沦丧，在一起群奸群宿、胡作非为……。

著名青年作家革非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用纪实文学的手法，翔实地展现了这批“八旗子弟”不同的生活经历和坎坷的命运以及他们在大牢里的一切。

故事连贯而贴近生活，尤其牢狱生活写得生动、逼真。从字里行间似乎可以闻到刑场上血腥气味。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评之欲出，使人读来不忍释手。

目 录

第一部父与子的宿命.....	(1)
楔子：严打中的头号案件.....	(5)
第一章、“沙皇的信使”赶到刑场	(5)
一、十二月的刑场.....	(5)
二、“沙皇的信使”之梦.....	(14)
第二章、“契卡”的儿子.....	(23)
三、死刑号里的自杀案	(23)
四、老“契卡”临终托孤	(27)
五、老“契卡”忧郁地注视着儿子	(36)
六、神秘的氛围	(40)
第三章、刑场上开出的直达快车	(52)
七、没有来自莫斯科的奇迹	(52)
八、执团体客票的七乘客	(53)
第四章、将门之后	(64)
九、“贵族”故事.....	(64)
十、性罪恶感引向的性沉沦	(67)
十一、性爱的十字架	(76)

十二、劳改史上第一例	(84)
第五章、获罪的欲望	(86)
十三、硝烟里一具女尸	(86)
十四、性谣言制造商	(91)
十五、向罪恶索求“阳势”	(94)
第六章、陨落的体育明星	(102)
十六、爱国者走入性案件	(102)
十七、性爱的困惑	(106)
十八、赫尔辛基雪下的绿茵	(115)
第七章、宿命	(119)
十九、十字架与“教父”殊途同归	(119)
二十、“没落贵族的早餐”	(128)

第二部：女人的宿命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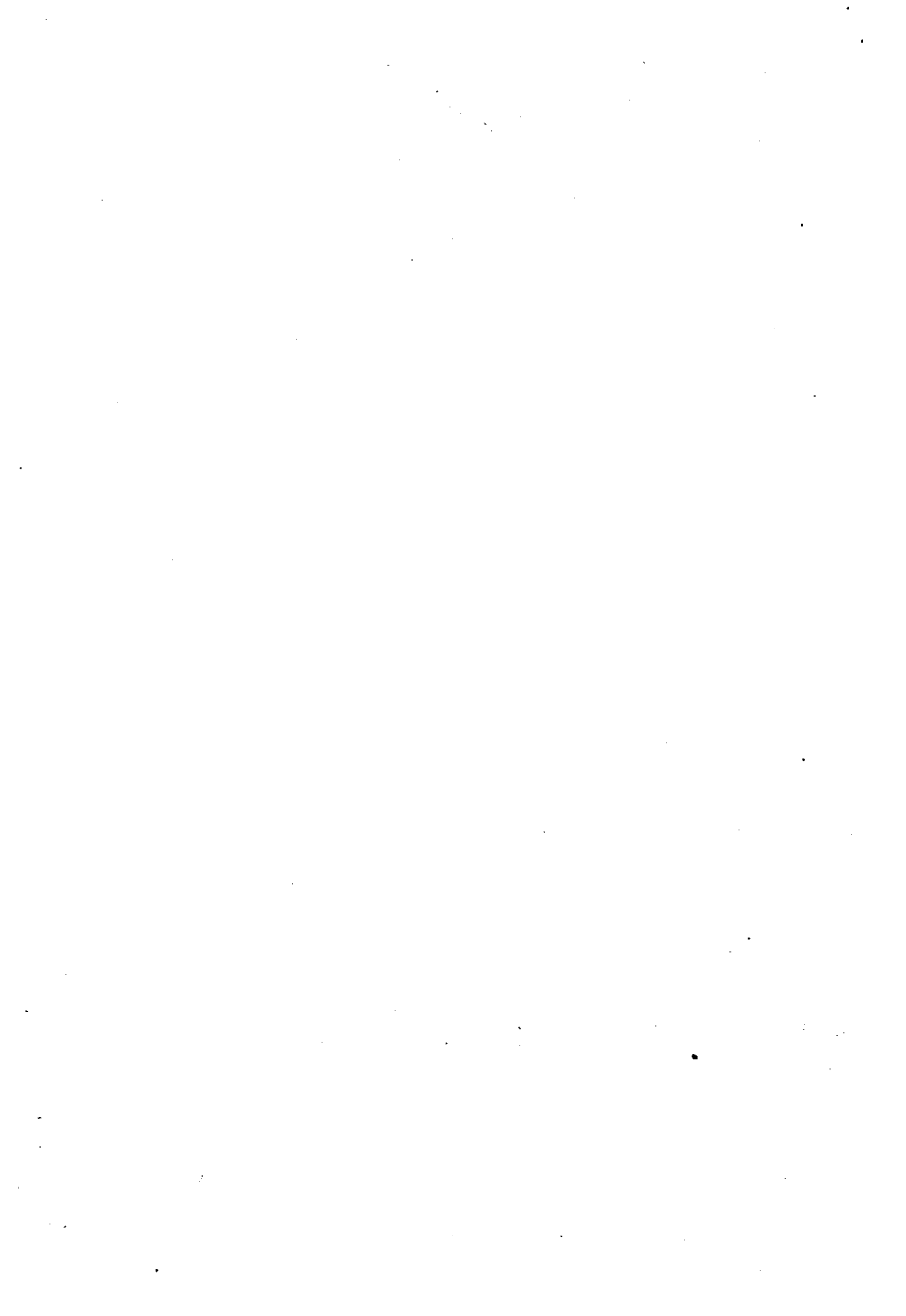
第八章、黄琬小姐的故事	(137)
二十一、双重人格	(137)
二十二、殉道路上的文革故事	(144)
二十三、“超国界行动”	(151)
第九章、性之门——走向天堂还是地狱	(160)
二十四、女主犯的性沉浮	(160)
二十五、关于女人的讨论	(171)
二十六、女人是如何被作为牌的	(174)
二十七、女人也打男人的牌	(181)

第十章、紫红色大幕降下之后	(192)
二十八、收审站里的女明星.....	(192)
二十九、红颜人生.....	(201)
三十、女性中的“漂亮朋友”.....	(210)
三十一、看守所走郎上的邂逅.....	(220)
三十二、残缺的“艺术女神”.....	(225)
三十三、“丑小鸭”的命运.....	(235)
第十一章、阳光下的罪恶	(245)
三十四、采购员的“奇遇”.....	(245)
三十五、女妖.....	(247)
三十六、罪恶魔窟.....	(249)
三十七、卷进古老罪恶的少女.....	(254)
三十八、社会的困惑.....	(260)
第三部、倾斜的宿命	(265)
第十二章、夜幕下的罪恶	(267)
三十九、“伊甸园”里的罪恶.....	(267)
四十、监狱里揭出的特大案件.....	(270)
四十一、松散的犯罪之网.....	(272)
第十三章、大漠中走出的“党国少校”	(284)
四十二、戈壁滩上的食人逃犯.....	(284)
四十三、“回头浪子”重回大墙.....	(288)
四十四、西行囚车.....	(296)

四十五、走向深渊·····	(306)
四十六、与共和国为敌的逃犯·····	(312)
四十七、天网恢恢·····	(316)
第十四章、小巷深处的性伤害案·····	(321)
四十八、“严打”之夜的恶性案件·····	(321)
四十九、收审点上的“祥林嫂”·····	(323)
五十、十八天与十八年·····	(332)
第四部、寻找启示·····	(341)
五十一、为什么是八三年？·····	(343)
五十二、道德与法；罪与罚（一）·····	(347)
五十三、权力与法；罪与罚（二）·····	(350)
五十四、我们只能向前走·····	(354)

第一部

父与子的宿命



楔子：严打中的头号案件

1983年夏秋之交，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全国统一大行动（简称“严打”）全面启动。8月10日零点正，这座几百万人口城市的公安、武警战士如猛虎下山，扑向一个个罪犯聚集的黑窝。

一大批罪犯被拘留、逮捕、法办。案犯中有为数不少的兵团级、部级、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干部子弟，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艺术界青年名流相继入狱。

9月20日，该市当局发布“一号严打通令”，宣布破获一宗重大流氓集团案。通令披露，该集团涉及四百余人，他们奸污强奸轮奸妇女，传播淫秽物品，跳裸体舞，群宿群奸。通令强调：该集团首要骨干分子多系高干子弟。

9月20日、21日、23日，该集团首犯主犯骨干被逮捕。

10月9日，市检察院提出公诉。

10月29日，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其中7名首犯主犯被判处死刑。

经过“上诉”等法律程序，不久这些死刑犯被押赴刑场。

与此同时，某军事法院对参加该集团的现役军人也进行

了审理和判决。

根据最后的数字，该集团成员共 388 人；受到刑事处理的 99 人。在 10 名被判处死刑、死缓的首犯中，有兵团级高干子弟 1 人，部省军级高干子弟 3 人，地师级干部子弟 3 人，该集团涉及到的人员中竟有干部子弟近百人。

在 1983 年严打中，与全国其他地方的类似案件比较，这无疑是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案件之一。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严武业、冯国英、黄新成流氓集团案”。在本市，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案件中的头号大案。

如此大规模地集中地逮捕大批干部子弟罪犯，在这个城市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而如此众多的高级干部子弟集中在一个犯罪集团，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个案子，引起了多方面持久的注意，在城市和乡村，关于这个案子的种种传闻不脛而行，终年不衰。

第一章 “沙皇的信使”赶到刑场

一 十二月的刑场

刑场是死囚人生历程上的最后一个车站。

尽管南极上空的臭氧洞悄悄扩大，温室效应笼罩着负重不堪的地球，人们照旧庆幸今天是1983年12月里难得的好天气。南来的风势猛如春风浩荡了一天一夜，北方的天上密布的阴霾和旷荡的原野堆积的寒冷散了，午后的太阳懒洋洋地飘在湛蓝的天上。风静下来。有经验的北方人知道，这怕是要有一场冬雨。

刑场的周围，裹着深蓝色或草绿色大衣的人们解开了扣子，在倦乏的春意生出些莫名的烦躁。那些车该来了吧？有的人开始不耐烦的看手表，沿着通往刑场的道路眺望。

今天，31名死囚将在这儿结束生命。

刑场设在一座丑陋的小山下。小山上怪石嶙峋，寸草不生。它朝三个方向缓缓延伸出去，独独在背阴的一面陡然跌落，而在东西两面山坡的拥抱间，有一块平坦的沙土地。这是个天然的刑场，其吮血嗅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漫

漫几十年里，一代代信仰各异功罪相殊的死囚在这儿踏上了冥冥黄泉路。它已被废弃多年，可百姓们仍视它为“鬼地”，风传此处夜夜鬼哭，幽魂憧憧。

今天，是它被废弃后的第一次启用。31个死囚，原来的小刑场已不够用了，8月份第一次开杀戒的13个死囚已让那个小刑场包容不下。比起将要执行的31个死囚，这个老资格的刑场仍显得拥挤，好在它有足够的纵深。按计划，死刑将分四批执行。为此，刑场上分前后4排挖好了31个浅浅的坑，前3排每排8个，后1排是7个。

当犯人被带到刑场之后，8个一批带到挖好的坑前一排跪下，随着一声令下，子弹近距离地射进犯人的后脑，他们会准确无误地扑倒在挖好的坑里，随之一切归于平静。一个曾经骚动不已的生命走完了全部历程，剩下的事情无论是尸体拍照还是收尸火化，与死者都再无丝毫关系。

整个过程严峻刻板，虽然惊心动魄却无半点的浪漫色彩。浪漫是人的想象，今天在这个刑场上就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将被押赴刑场的31名死刑犯此刻刚刚被带上16辆卡车，他们还要完成人生中最后的一次旅行。他们背上插着一人多高的“亡命牌”，脖子上挂着二尺多高的牌子，他们大都已经精疲力竭。4个月与世隔绝的监禁，4个月生死梦幻的熬煎，在最终解脱的时刻，他们会想到些什么？当几十万市民目睹游街示众的死囚东张西望的时候，往往生出了恐惧和疑惑：这些作死的真的就是不在乎么？永不会有人能确切知道被强行

剥夺了生命的死囚的最后的时刻究竟想到了什么，但他们在最后时刻偶尔出现的一些非常的言行，给我们以揣摸的钥匙。

凌晨两点，市看守所“工”字型监室的走廊里响起一阵极轻微细碎的脚步声，死刑号里的犯人仿佛接到超感信息似地哆嗦起来，真是到了时辰？

看守所的工字型建筑的两道横上各 18 间监室，犯人和看守信依着不知来自何年的习惯把它们称为“号”，关押死刑犯的就叫“死刑号”。不知内情的人们往往猜想关死刑犯的监狱是一个个屋里布满了橡胶海绵的密闭小屋，无论向哪个方向碰上去都会被软软的弹回来。其实，死刑犯是不能单独关押的，死刑号与其他监室没什么区别，为防止死刑犯在执行前出现自杀之类的意外的措施极为简单：以犯制犯。

正常情况下，一间死刑只关一名死囚，另有四个罪行轻的犯人负责看守，用行话说，这四个犯人就是“看号的”。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保证死刑犯不出现自杀自伤之类的意外，此外是照顾死囚的生活。死囚都戴着戒具，吃饭解手等起码的生存行为也难以自理。为确保任务完成，看号的犯人分成两班昼夜值班。说起来这不是个轻快的差事，特别是一旦意外发生，看号的犯人将受到极严厉的处罚。

尽管如此，犯人们还是争先恐后地要求看号。原因很简单，在死刑号能够吃得满意。

在 83 年“严打”高潮中，一大批人犯涌进监狱，尽管市内各区都设置了被蒋子龙称为“准监狱”的收审站，市看守

所仍然要被挤炸，原来只关押 5 人的监号关到了 8 个 9 个 10 个甚至更多，每人的栖身之地已不足半米宽。“严打”高潮中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高效率地判处一大批案犯。一审判决的死刑犯就要进死号上戒具，在经省高院核准时往往有一部分改为死缓或无期，所以关在死刑号待决的“准死刑”常超过最后执行的人数。1983 年冬，这个看守所的“准死刑”近 70 人。他们中能有一部分有幸保住性命，还有一部分要放到下一批执行。如果每个监号只关一名死刑犯，一是囚粮将大大超支，再说也根本关不下，看守所只好将死刑犯集中到前排监号，结果看号的犯人中也就不乏生死未卜之辈。

后来，看守人员称 1983 年死刑号监管是个谜，在如此高密度的情况下居然没有出现恶性事故。

当看号的犯人突然周身奇冷摆子打个不停的时候，灯光通明的走廊里已站满了看守和持枪的武警，他们几个人为一组贴在每个死刑号的铁皮门外，目光全盯住现场总指挥举在半空中的右手。身为“严打指挥部副总指挥”的现场指挥若决战在即，盯着左手腕上的“英纳格”手表。当秒针分针在“12”重叠的霎那，扬着的右手斜劈着砍下。

一声巨响炸起的静如死潭的看守所内，十八间死刑号的铁皮门同时被打开，武警和看守同时从十八扇洞开的监门冲进了毫无戒备的死刑号。一时间，看守的呼喊声犯人身上的镣铐声女犯的尖叫声人体扑倒在水泥地上的沉闷声响成一片。看守所内的三百多名犯人全从恶梦中惊醒了。

事前，警方为一次从看守所提解如此多的死囚作了精心

准备。他们要防备绝望的死囚在最后关头拼个鱼死网破。整个过程意外的平静令人惊愕不已，过去提解一两个死囚也未曾如此平静顺利。后来，他们把这总结为准备工作的充分，但在内心深处又把它视作一个谜。

一个月前，看守所定了条不起眼的规矩：犯人必须头朝外睡。规定一下达，有经验的“老耗子”（指数次出入监狱的犯人）立刻警觉起来。监号的面积约十五平方米，冲门口贯堂的一米宽窄的地方是犯人活动的区域，靠内侧是犯人睡的地铺，宽两米，长约四米，顶端是一个蹲式大便器和一个洗面器。所谓头朝外睡，就是头睡在门口这一边。“老耗子”们警告说：这是要拖死囚的征兆。恐惧慌乱的情绪就在各监号弥漫。慌乱了很久，不见一点动静，大家渐渐疲惫。直到这时，警方分管看守工作的副处长才通过每个监号的有线喇叭发出了警告：“就有那么几个不老实的，造谣说头朝外睡是要杀人，杀了吗？我们这么要求是为了便于管理。有那想不开的，头朝里睡夜里跟自己过不去，我们看不见，出了乱子能杀你的头！”灵验得很。“平安无事”的梆子就敲了起来。这回进来的犯人很多是头一遭和公安局打交道，内里的规矩最摸不着，好调理得很。

当然措施不止这一条。

监号的铁皮门上本来有个装铁棍子的窗洞，尺余长半尺多宽。“头朝外睡”不久，“为了加强监号冬季保温”，在前排死刑号的窗洞上安了玻璃，又从外面挂上了深兰色窗帘，看守人员可以随时拉开帘子观察里面里面却无法知道外面发生